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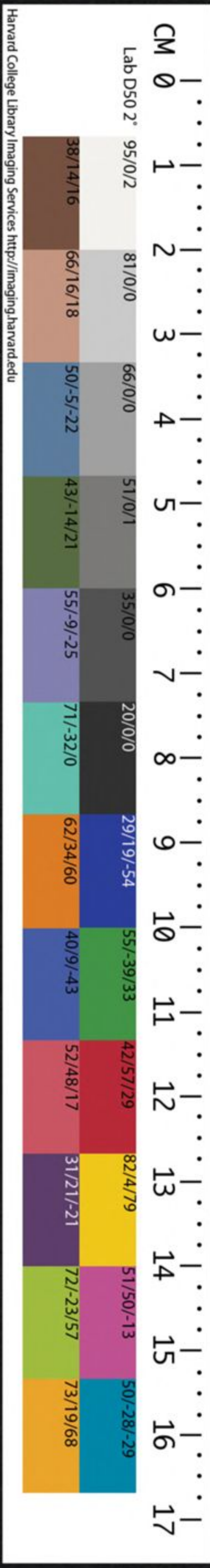
T2514/0327(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8

MAR 1 1954

冊數	書名	函號	部類
三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	一架三四〇	總集

第二九九號



東坡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孔子上

夫子之道

夫子賢於堯舜

孔子從先進

夫子之道

○嘗謂曰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

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

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者測景以尺量地

以一毫度不能測其數明不能私其信夫不能

其險信哉夫子使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

渡邊
平好
精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四

孔子上

夫子之道

程浩
李邕

李觀
呂黎

夫子賢於堯舜

荆公

孔子從先進

東坡

夫子之道

○程浩曰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

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

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

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

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

渡邊千秋藏

小汀文庫

杜牧

常仙孺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
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
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
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
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
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
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
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
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季觀謁夫子廟文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
周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煥乎典謨惟王者得

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
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
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
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
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
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
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
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
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我廟俎豆
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
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

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

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負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杜牧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蟲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知道家

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闢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麩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

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頓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
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云云

常仲孺曰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
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
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
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
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筭命官
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
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
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
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

之辨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
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
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
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
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邇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
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
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
非西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
位崇於將來刑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
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其辭曰昭昭五星玄文

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
人居中百化道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
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
照肇自開闢瀕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微禹
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
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
百玉續焉仰而營之

李筮曰无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
有符揚摧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
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
在今者運禍則黃帝興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

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
爲魚鼈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
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郟楚子問鼎則
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
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
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
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
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
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
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
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

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
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不訓
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
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
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
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
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
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
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
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
時未有雖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旣往言滿方來

廟食列郡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於素
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
可稱蓋取與而爲大者也

昌黎曰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
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
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
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云云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
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

後能有所立

穎濱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紹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曰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

受之也不惑則爲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爲忠恕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旣沒曾子傳之于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柳州曰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圓以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

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
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夫子賢於堯舜

荆公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爲稱德之極神之爲名
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
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尊之於上帝
莫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
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

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所
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
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
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
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
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
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
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
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
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
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

明寢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
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
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
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
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
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
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
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
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
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
者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孔子從先進

東坡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
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
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
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
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
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
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
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
堯舜之君使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
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

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
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
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
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
夫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
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
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
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
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
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
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

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
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
至於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
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
也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米炭之
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
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
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
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
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
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先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

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四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五

孔子下

歷聘 荆公 盛均 穎濱

見陽貨

子西晏嬰毀孔子 溫公

厄陳蔡 范文正公 曾子固 王元之

祭祀夫子 昌黎 六一

有若似孔子 穎濱

歷聘

荆公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

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者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

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盛均論曰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權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爲宗資也且去國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

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穎濱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宜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

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擾於晉欲從佛盼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建門之女魯人不以爲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爲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孔子見陽貨見南子公山不狃佛盼召穎濱曰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矚其亡

也而饋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與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也

東坡曰孔子之事可疑者三公山不佞佛盼之召棄子之見此三者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達節聖人之於元惡大憝皆許其悔過無絕法也二子叛臣而孔子欲從之二子聞之必曰孔子不

吾絕也吾猶得爲君子也雖不能爲君子其爲惡必有齊量矣雖然示欲往而卒不往示欲往者權也卒不往者正也設網以取魚不可使魚知其爲網也設權以來小人不可使小人知其爲權也故孔子於公山不佞佛盼之事皆未嘗正言之言其必不然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使叛臣爲東周而自比於匏瓜此豈誠然哉雖至愚知其不然也至於南子之事亦猶是也而弟子之疑甚不可以不一出故孔子矢之矢之者正言之謂也著此之爲正言以明昔者之非正言也曰子之於人也無所不

受子之所不受則天之所棄也天豈棄人哉人自棄也子之所不受則人自棄人自棄則天棄之此子之所以不敢輕絕於人也 又論公山弗擾召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意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佛盼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又論佛盼召曰雖有君子不入之言亦有不磷不緇之說是或一道也子路知其一不知其二然而二者舉非也孔子之意則有在矣

荆公論見南子背蒲盟曰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不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志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以適衛也

子西晏嬰毀孔子

溫公論史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
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溫公曰子
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
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又論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
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貸
不可以爲國溫公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
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反於吳悅季札豈以孔
子獨不知而毀乎

厄陳蔡

范文正公曰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
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漫於外而後施於物
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
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坎險也其惟兌說也其惟
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
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
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曾子固曰天地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不
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
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
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

之厄文王有美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
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
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
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
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
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
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
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
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適於世民不泰
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
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微用之則昌習之則貴敗
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王元之厄臺銘曰天地厄於晦暝日月厄於薄蝕
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且稟日月之靈
粹得無有于厄乎所以虞舜厄于歷山帝禹厄于
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美里我先師夫子
厄于陳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卯危魯道糜潰仁義
路絕奢僭源開列國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于糟
粕視詩書于芻狗孩介王室糞壞儒風俎豆不修
軍旅用事苟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
刺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
亂之世痛五教之大壞嫉四維而不張剗道德爲

船航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斲禮法爲耒耜將欲芟
天下之荒穢故不矜其力不顧其世聚三千之徒
聘七十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于鮑肆
孰聞其熏施法於亂主孰聞其正斯謂天柱將傾
折建一指而扶之艱哉爲力乎故教不用于哀定
位不崇于季孟遜辭于陽貨見忌于子西至於樹
迹亦必削而伐之沉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邪卒
致天厭聖道絕糧于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我先
師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虛腸乾未始太息蓋
聖人爲人也不爲己也憂道也不憂己也但欲綴
皇綱之絕緒闢帝道爲坦途酌三代禮文垂萬古

典憲與被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于是雖不食而
死固無恨哉不然夫豈不知列國有高粱之祿陪
臣竊鍾鼎之食但詭辭婉貌取之如拾芥豈獨區
區于六合中以寒餓而自苦耶聖人之用心也不
其遠乎吁姦佞佞舌者圖一日之飫飽道醉德者
謀萬民之利故教不用乎當時而用于今世位不
顯于生前而顯于沒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
天地之間俾夫爲君父爲臣子者不可斯須而離
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饗廟食得非顯
乎沒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遼哉銘曰僭
祿尸位沒則絕祀所謂伊人莫教之鬼夫子恥之

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沒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
士夫子求諸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而道迤歷聘
求合絕糧於陳箕山之士可齊其仁莫教之鬼且
非其倫廟食不匱祀典惟新我來舊國荒臺磷磷
拂石勒銘德聲益振

祭祀夫子

昌黎曰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
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稷
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
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
比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稷

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
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
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
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効歟
六一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
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
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
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
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
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

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
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
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不知所師則又取孔子
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
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
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
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
子曰仲尼聖人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
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
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
有德之報舉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
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
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
不備焉然古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
者今皆廢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
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
降俯仰之節吏又不多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
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以爲古禮不
足復用可勝歎哉 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
事方脩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

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
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
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莫肯盡心焉
有若似孔子

穎濱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
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
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
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
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九
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
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五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六

孔門弟子

弟子仕不仕 穎濱 范文正公

顏淵 荆公 穎濱 東坡 昌黎

子夏 穎濱

仲由 冉求 公西華 曾皙 言志 穎濱

曾參 不列 四科 李觀 樂天 鄭御

樊遲 學稼圃 穎濱

宰予 從田 常作亂 穎濱 東坡

孔門學道 教人 穎濱

弟子仕不仕

穎濱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之三人皆未嘗仕季氏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瀾不知其深其舟若蔽天之山其色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債觸蛟蜃而不懼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

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欲有救之譬若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漏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若夫三子者願爲夫子而未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之男子而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

范文正公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

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其所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

顏淵

荆公曰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

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是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賤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

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而非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穎濱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回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旣九

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又曰予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閔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窘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所以甘心於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世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後容自得不知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况其

下者乎故其爲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變雖南面
王樂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予方區區欲
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
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
魯司寇下爲委吏乘田惟其所遇無所不可蓋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

東坡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
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
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
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萬
孰知簞食瓢飲不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
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自警云天生烝民爲
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
我無天游六鑿交鬪驚而不返跬步商受偉哉先
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卻走眇然其身中亦
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昌黎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

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
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
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
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
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子夏

顏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
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
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爲之區別旣種而時耨之
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

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
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
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
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
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仲由冉求公西華曾皙言志

顏濱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
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往
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
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

處已者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曾參不列四科

李觀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朋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

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携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

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聖人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則安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當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卽安不冒利背誼

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樂天曰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

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論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焉

鄭解曰四科非夫子擇之也吾疑其爲曾子之言論語曾子之出也蓋曾子常與其弟子評先師之門人賢其賢者次第之非曾子自著之則曾子之弟子拾記之云爾曷以解之以其字之也語之稱

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知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旣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旣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此豈不爲孔子惜哉

東坡曰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記者容叛

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邁考閱經書究其所自則宰我不叛尤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歲而吾先師與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

孔門學道教人

穎濱曰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

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絃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子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

人民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
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
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
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
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
雖然孔子嘗語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
之者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
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
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
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
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爲無
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
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六

